听,冬的脚步声

编者按:

大雪节气刚过,冬,已经不疾不徐地嵌进生活的各个角落。不论你是身处大雪纷飞的边疆,还是渴望雪影的平原,抑或轻寒的南方;不论你对冬抱有的是期盼还是厌恶,都阻挡不住冬的脚步。

有句话叫“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似乎过冬就是为了期盼下一个季节的到来。的确,冬的寒冷、冬的空旷、冬的萧条,会让人望而生畏。然而,冬也有可爱的一面,不是吗?朱自清说冬天就是“洋炉子”上面的白煮豆腐,热腾腾、暖融融。林语堂说冷有冷的好处,人们待在家里,体会阖家团圆,其乐融融。

本期,择选几篇美文与诗篇,让我们一起在冬的包裹里感受冬、欣赏冬。

弹棉花的师傅

周益民

随着天气渐渐地转冷,我的眼前常常不知不觉浮起一群弹棉花师傅的影子,他们弓着背、手持弹弓、全神贯注弹棉花的样子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

在我的印象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弹棉花是一个很吃香的职业,拿新摘的棉花加工的、嫌被子不暖了把旧被拿出来翻新的,是家庭妇女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常常等不到入冬,弹棉花的师傅就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走村串户,把一个冰冷的冬天弹得充满了情调。

如果谁家有女儿出嫁或者儿子娶媳妇,那是要提前请弹棉花的师傅的,好酒好菜的先把师傅招待好了,再定个时间上门。按我们当地风俗办个婚礼,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一般要弹八床十床棉被,经济再差的家庭,四床棉被那是少不了的。

弹棉花的工具不多,一张弹弓、一个牵线杆,外加木槌、圆木磨盘、团棉线球等,基本就是弹棉花师傅的全部家当。主家把堂屋收拾好,找来几扇表面比较平整的大门或木板架在凳子上面,把棉花铺在门板上,师傅进了门就可以工作了。

弹棉花的师傅将一根竹片一头绷在背上,把另一头从前面弯下来挂住弹弓,然后左手提弓,右手持槌,在木槌的敲击下,随着嘭嘭的声音响起,粗糙的棉花团粘住、弹开,变得洁白、蓬松、柔软。

弹完后接着就是塑形、拉线、压磨。师傅匐下身子把棉花拢成棉被形状,铺上红色的底线和面线,用圆木磨盘把棉絮一圈一圈压实,待两面定型后,一床棉被就做成了。

那时候,我们小孩们特别好奇,喜欢看弹棉花,当棉絮随着木槌的敲打像雪花一样到处乱飞,觉得弹棉花的师傅特别伟大。当然,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听木槌敲击出的声音,那声音像音乐特别悦耳。

我曾经悄悄对一个姓陈的师傅说长大后要向他学弹棉花。陈师傅摸着我的头哈哈一笑说:“傻孩子,这活累脏又讲究,不是你学的手艺,你长大了要干大事!”

的确,弹棉花太累了!弹一床棉被,要花很多时间,手要不停地挥动、拉线来不得半点马虎,就连用圆木盘正反面来回反复地压棉花也很费力,满天的灰尘更是影响健康。陈师傅说:“一天弹下来腰酸背疼,不过,想起弹的棉被能给人带来温暖,就感到很快乐!”

弹棉花虽然吃香,毕竟是个苦力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手艺渐渐被人冷落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这一行业。前两年,一个朋友想弹两床棉被,问哪里有弹棉花的,我问了好多人,才打听到街角的一个小巷子有一个弹棉花的小作坊。

抽空去瞧了一下,采取的已不纯粹是小时候那种手工弹法了。作坊里电动梳棉机已经取代了弹弓,电动磨盘也代替了纯手工的圆磨盘,好多工序使用的也都是机器。

弹棉花的师傅越来越少了,传统的弹法渐渐成了远去的记忆。如今,市场上的被子品种繁多,羽绒被、蚕丝被、羊毛被备受年轻人青睐,但我仍然对棉被情有独钟,总觉得盖来盖去还是棉花被子厚实、保暖、耐用。

盖着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棉被,一阵阵嘭嘭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那声音像是在诉说生活的辛苦,又像是在表达弹棉花师傅的快乐。在寒冷的冬天,最大的快乐不就是给人温暖么?

民间艺术揽胜 ⑬

雪花让世界成为新娘

黄 山

连绵不绝的天山像无数道厚实的屏障,把从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牢牢地挡在了天山以北。

冷空气的入侵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

在天山以北的广大农村和城市居住的人们恐怕都一睹过“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冬日美景。

在天山以北生活的人们的眼里,冬天如果没有雪就算不得是真正的冬天。

在北疆,冬天与雪没有距离。

人们在一场大雪的指引下,走进了漫漫冬季。

天山以南有时也下雪,但那雪早已失去了彻骨的寒意,它们薄如蝉翼地飘落在南疆大地上,如小憩的旅客,驻足片刻,就消融散去了。

赏雪,还是要赏天山以北的大雪。

天山以北的大雪,散发着迷人的脱尘的气息,它们新鲜、冷艳、芳馨。

面对一场刚刚停止的大雪,我常常会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不忍心立刻去踏那尚无足迹的洁白无垠的雪地。

我暗忖,自己为什么如此倾心雪呢?是不是因为雪比我们飘逸、潇洒,比我们诚实、直率,比我们单纯、高尚呢?

洁白围剿了污浊,日月都为之增辉。在这洁白的

童话世界里,唯一的闯入者是那似一团火焰的美丽的红狐在广袤辽远的雪原上跳跃。

丰厚的、无边无际的天山以北的雪,给天山以北的城市和农村的人们平添了欢乐的雪趣。堆雪人、打雪仗、闹冰灯,南山滑雪,北山放牧。

天山以北的牛儿、羊儿、马儿,包括野兔、野驴,都能很机灵地翻开积雪,专挑积雪下保护完好的草皮、草根果腹。有时就地取材,以积雪解渴。

大雪不但没能阻隔人们的礼尚往来,反而增添了几分人们在寒意中相互体贴的亲近。

冬闲踏雪访友或雪天来客都是一桩惬意的事。

窗外大雪纷纷,室内置一瓶酒、两盒烟、三五碟小菜,雪天是喝酒的好时候,不慌不忙,慢慢悠悠,一边吃着喝着抽着,一边叙旧聊天,“浊酒一杯话桑麻”,其乐融融。

“咯吱咯吱……”这是来客和归人携来的喜悦的奏鸣曲。

“唰唰唰……”这是天山以北的雪花在轻声地歌吟。

是谁?一夜之间集合起这么多摘自天国的花朵,让世界成为新娘。

把年味薰浓

孔帆升

每年的12月7日或8日是二十四节气的大雪。谚云:冬雪是个宝,春雪是根草。

辉煌的日历翻了又翻,临近结尾越发精彩,收敛了的万物更有内涵与韵致了。枫叶热烈、妖娆、自信、欢喜,树上与地下的互相鼓劲,拍红了初冬大地。银杏小伞般的叶子迎风飞舞,有的则面朝苍天安静地撑开了手掌,似在承接新的删繁就简。水杉叶子红了,许多树在阳光照射下,变成了一座座金字塔。枇杷花居然开了多日,仿佛弥补未曾兑现的一场小雪,满冠淡白的花朵久久不愿融化。

渐入寒冷或身处逆境时,人总是有纷繁想法的,看看雪花纷纷扬扬就知道了。

这是又盼又怕的季节。

无论大人小孩,有种情结叫盼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地纯洁壮美得令人动容。高山、低谷、丘陵、田畦、沟壑、房舍,小水库与池塘,层次分明高低不平的白,银装素裹的纯,使矜持的人也免不了萌动童心,表现出少有的躁动与欢欣。遇上可喜的雪景,可以堆雪人,打雪仗,在雪中打猎与追逐,或推开柴门围炉热语,谈论来年光景,生活一下子就从现实主义跨越到了理想主义。

当然也有淡淡的忧伤。雪上加霜的感受,可并不好受。风刻薄起来滴水不漏,细雨或大雪中斜着吹来的风,在耳边鼓响,往领袖里直钻。不知哪位年长体弱者扛不住它的任性。记忆中的永别大多在寒流到来时,痛中掺和了纷繁的雪白与不尽的雨丝,是要人更加切肤吧?想想这世界,万物生生不息于叶落归根似的交替,纯属自然而然,亦凸显了生命的珍贵。

这是造就大众艺术家的季节。

没想到平素默然无语、憨厚木讷的人,一下子成了生活的多面手。随便到哪家一走,都能碰上手工制作者,优雅娴熟地把粮食加工得精美绝伦。开始印粑崽了。粑印上有花或鱼的图案,花有菊、桃、梅与牡丹,鱼则塑形不一,都是张了小嘴要与人接吻的样子。边吃边欣赏,禁不住展开美好的想象,如同吃上鲜鱼采摘了花朵。

粑崽在甑上蒸熟,晒干,放冷水里漂,可一直从隆冬贮存到正月半前后。荡粉皮,打豆腐,煎油干,炒花生、豌豆、蚕豆、玉米,做油面,一件件都饱含着主妇的爱,是贴着心想让一家人吃得丰盛甜美,高高兴兴地过年,存心想为接待客人拿出几宗像样的东西。仅仅以”红薯抵半年粮”的红薯为例,人们把它剔成薯丝,切成薯片,打成薯粉,漏成粉丝,做成薯粉块,再进一步制作成包坨,想尽心思发挥粮食的作用,升华粮食的灵魂,享受粮食的美。

这是把年味薰浓的季节。

“未曾过年,先肥屋檐。”杀猪大概是乡间一大趣事了,记得小时候,如果不嫌累可以一家一家看下去。从捉猪上屠凳,猪的挣扎嚎叫开始,白刀进红刀出,给猪吹气,用根铁棍赶气,用滚开的水泡刨猪皮毛,到剖肚开肠剁肉,一样样下来,似乎要当个好学徒。腌肉腊肉是一大风景。冬天柴火不断,特别是旺旺的硬柴火,劲大烟火足最好薰肉。一家家火炉上方挂在行条上的肥肉、瘦肉、猪耳、猪肠、猪脸与干鱼,瞄一眼就有食欲,想一想都感到无比富足。

诗歌二首

卜庆萍

落雪的声音

雪花把诗歌写给冬天
大地拥抱一个明快的季节
屋顶瓦片浑然一色
万物吟唱同一首童谣

聆听冬的心跳
田野自由地呼吸
山头拨动岁月深处的思念
落雪柔软成一串欢快的笑声

回眸轻轻浅浅的脚印
无邪的孩子打着快乐的雪仗
冰封的小河滑翔季节的影子
升起的炊烟向天空述说冬的眷恋

遥望家乡祥和的雪景
仓廪里金黄的苞谷怀揣期许
幸福的日子书写和暖的情思
乡亲们守着火炉定格成一抹冬阳

回到落雪的故乡
古朴的土地涌动祝福
红梅和雪松说尽一个季节的心思
冬在雪花里拔节和成长

雪是冬天的思想
大地长满冬的语言
饱满的记忆鲜活了一个冬天
落雪的声音掀开不老的冬日

冬的守望

冬迈着步子四下里看
野茴香没了香气
蜜蜂到别的季节去闹了
日子一下子枯黄起来

风刺过来
月光把寒冷投向大地
干枯的枝条听落雪的声音
总是没有诗意

日子短了
炊烟没长高
小河低头不说话
老牛驮不住夕阳

清晨被寒风扯得发抖
老人在烟斗里想心思
姑娘穿着旧格子衫不做声
日子瘦了又瘦

红辣椒没了个性
冻伤的河道弯过去又弯过来
孤独的碎片在风里打转
曾经的颜色在冷冬里老去

静静地看过去
这个季节啊
总盈注着花开的声音
红梅安静地开着
鲜活的记忆眷恋冬天
守望着春天的美丽

忍冬记

张金刚

入冬,在公园健走,已觉寒风侵衣入骨,不得不将自己裹成面包,腰腿僵直如棍,打弯儿都难。就连手机电量也嗖嗖下掉,点亮红线。冷,愈甚。冬,深了。

昔日绚烂的秋叶已铺满树下,在风中凌乱;几朵小得可怜的格桑、月季,做着生命最后的绽放。鸟散了,不知迁向南方的哪处寻暖;虫也开始冬眠,躲在某个角落呼呼大睡。荒草匍匐成毯,忽地有种仰躺草上晒暖的冲动。

萧索之中,一丛干枝上挂满的红果,惹了我灰黄的眼。一对一对,红中透亮。这是啥果?“识花君”告诉我,这是“忍冬”。忍冬,多么坚强而有诗意的名字。冬来,它落掉粉白柔嫩的花朵,换了一种更红艳、更高冷的姿态,诉说着生命的美好。冬,不可抗拒,但能“忍”便有光彩,有希望。

公园外便是菜市场,忙于生计的摊主拉了拉满是尘土、污渍的衣襟,抖抖地与同样抖抖的顾客搭话:这白萝卜,没用化肥,你就吃去吧,保你这个冬天不用医生开药方。做鸡蛋灌饼的大婶话不多,摊饼、灌蛋、翻烙、卷菜,一气呵成,递给瑟瑟发抖的上学娃,接着摊下一个。天虽冷,可口中的哈气、早点的热气,火热着每个冬晨。

夜幕中已亮起街灯,雾气很重,似要落雪。快递小哥一个电话,把我拽出了暖气房。在一个昏暗的胡同口,望见了快递小车。一个孤独的黑影正蹲在地上,左手晃着手电筒,划拉包裹;右手举着手机,高声有些颤抖却很礼貌地重复着刚才说给我的话:哥,有你快递来取下吧,我在胡同口。天冷,出门记得加件儿衣服!我疾步上前,匆匆取了买给妻子的暖宝离开,只想少耽误他一会儿。此刻,正是晚饭时间。

乡下打工的儿时玩伴虎子,草草吃罢饭,钻入被窝。他说:村里太难熬了,几个工友聊天聊得没话可聊了,又冷得够呛,只能躺下看手机。我关切地附和:可说呢。他发来撇嘴的表情:躺下都一个多小时了,脚还是冰凉的;这几天都是天一亮就开始粉刷墙体,只想早些干完,想家了。我心疼地“嗯”了一声,说:早点儿睡吧,明儿还得早起。

似乎在如此寒冷的冬季,我们才会更接近生命的底色,从而对人生有着更透彻的领悟。冷在外,而热,却在心。日光淡了,斜了,而生活的热度却更浓了,方向更正了。

节奏慢下来的冬季,最宜静享。室外寒风凛冽,吹得哪哪儿都吱吱乱响,长了翅膀的纸片、塑料袋竟然飞到了我家十四楼窗外。管你外界如何纷乱,我自安然一隅。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诗集,静坐在阳光里。

出去走走也很好,最妙是雪天。一个人听雪簌簌地下,落在屋瓦上、墙头上、树梢上、水面上,也落在我的手心里瞬间融化。雪无声,也有声,是压在枝上的“咯吱”,是化水滴落的“滴答”,是迈步踏雪的“嘎吱”。天地一色,一派银装,所有色彩都被掩盖,赏雪人此时宛若一位哲人,对人世间有了深刻的顿悟。

忍冬,有无奈,也有欢喜;有忙碌,亦有清欢。不管怎样,用心用力用情忍过这一季山寒水冷、长夜漫漫,便又是一季春暖花开、来日方长。

本版插图 赵春青

一路同行

郑顺心

1978年,母亲还是个大姑娘,
她的家在偏僻的小山乡。
漆黑的屋檐下有个会出声的黑匣子,
里面重复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
外公若有所思地说:“走出山去,嫁到远方。”

1988年,我是个刚入学的读书郎,
鲜艳的红领巾在我胸前飘扬。
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刷满了马路边的砖墙,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做四有新人,
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998年,全家搬进了新楼房,
有天有地舒适又宽敞。
可电视播放的却是一片泽国水乡,
军民团结、众志成城、抗洪抢险,
父亲心急如焚地说:“有召必回,忠心向党。”

2008年,我离开讲台去深圳经商,
改革开放政策好,国际贸易特别忙。
中国问鼎奥林匹克金牌榜,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老外无可奈何地说:“生意体育,中国都强。”

2018年,中国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给予全党全国人民精神力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习总书记满怀信心地说:“脱贫攻坚,全面小康。”

改革开放四十年,百姓生活大变样,
人生也过半,难免心忧伤。
心忧伤,又何妨?我与改革共成长,
创业艰难百战多,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意气风发地说:“待到2028年,你我再谱新篇章。”

新观念的旧人

欧 阳

入秋的时候,我又买了健身卡。

以前有过几次健身体验,记得那时健身房中上了年纪的人几乎就没有,而且每每上当——健身的人不多,半道上运营的家伙们都跑路了,这种经历有三次。馆主一换,俺的健身卡跟着就废了,想索赔也找不到当事人。再后,就放弃了游泳健身的想法。

这次遇到推销员,不知怎么又动了心。基于前车之鉴,我选择了一家连锁店,想着不能一夜之间大家一块儿跑路吧?此外,还专门进行了考察,结论是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健身馆内人丁兴旺,而且像我这样的中老年人为数甚众。看来现如今人们的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连“油腻的中年人”也不吝惜地热衷起健身来,再有爱惜自己身型的年轻群体,半道儿关门的事情应该不会再轻易重现。

客观说,我没将自己归到中老年队伍,应该是心理上的因素,不习惯或者不愿意看老自己。因之,发现健身馆有那么多年过半百的人,第一感觉是这些老头在与时俱进,这是可喜的观念变化,花钱健身在这群人里曾经是不太被接受的新鲜事儿,一些老头子宁愿与广场舞大妈为伍,也舍不得破费进健身房。看来置身时代洪流,不变都不行。

不过,在新观念运动中,仍旧能发现不少陈迹,比如有些人在浴室里洗衣服——坦白说我很佩服他们的智慧:配备很结实的塑料袋(可能是携带脸盆类物件不太雅观,或是健身场所会阻止),花洒一开,洗涤液衣物一体的塑料袋便如同洗衣机一般,咣当咣当的在中老年男子力量不减(当然是健身之功)的手下运转起来,直至洗衣大侠功成方才转入洗澡业务。

显然,系统化的文明进阶难以水到渠成,这种不太恰适的陈旧“习俗”仍旧和谐地与前卫的健身理念为伍。我推测“占便宜”的心思应该是有的,但考虑到文明的进步,更多可能性是出于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境界——出资购买了就得充分享用。

虽然如此,但对这种行为我还是认为不太妥当,行为人自己自是不会如此思维。最初我也是用眼睛盯着他们发送相关信息来着,可人家根本不当事,就算对了眼,塑料袋大侠也仅是呵呵一笑,之后继续我行我素,反而是总盯着裸体老头,老脸皮厚的我会不好意思……罢了,人家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什么事没见过?哪里会在意挠痒痒都不能够的眼神呢,我又何必假装自己是有修养的人嘛。

想不到这种事并不是中老年人专利,年轻人居然也会如此。

上周六洗澡时,一个小伙子全副武装地站到了水龙头下,洗完头后脱下全套的健身衣物,麻利地开始了塑料袋洗衣工作。

我看着他,觉得年轻人也如此行事实在是很厉害:新观念旧习惯一锅烩,毫无冲突地装进了脑袋,酷似新观念下的“旧人”。

他看见我在看他,冲我笑一笑。可能是潜意识里的直觉,我滋生了有些不礼貌的感觉——眼神没有蔑视的光波吗?赶紧转过头忙洗刷自己去了。

穿衣时手脚利索的年轻人出来了,在他肌肉成块的胳臂上,大而醒目的纹身展示着时尚或者还现代化的肌体。看到所纹的图案有点像不戴帽子的格瓦拉,又有点像秃顶的达芬奇,我的脸笑了一下。

见我在笑看,他就又将笑容送了过来,友善而轻松。尽管我在看纹图,但他可能认为我在从上往下看他,不过也可能认为自己没占啥便宜,既然付了钱,充分提高资金的效率没有什么错,只是这种行为可能有点Low。

“老看你在跑步机上跑,瘦了吧?”他主动开口,原来我是他的“熟人”,估计他判断我们相互间至少是熟脸,可惜我平时东张西望的时候不够专心。

嗯。我想问他纹的是谁。可他没等,直接问我是不是觉得洗衣服的事儿特土。

“回家洗衣机一转也不是事儿,反正多一件也不多。”顺着他我随口一说。

“每次都一身汗,就着洗澡随便冲洗一下,本来也没占啥便宜。”他解释说。

他说的确实没错。

回家的路上我老想着这事儿,想不出实在的理由来证明洗衣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对,但又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不管怎么说,要每个人都以自利为本,终归是要把很多貌似对自己有利的事变成坏事的。

人为什么不能像青草和兔子那样自利而后互利呢?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门徒们再努努力,给个答案吧。

晒室观复

“夏青杯”首届全国朗诵文本大赛在浦江举行

本报讯(记者 周倩)12月5日,“夏青杯”首届全国朗诵文本大赛现场终评于浙江省浦江县举行。现场评出拟获奖作品:《该怎么书写我的祖国》拟获一等奖,《老兵》《我的爸爸和妈妈》《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3篇作品拟获二等奖,《爱情民谣》《风铃》《晾晒奶豆腐的额吉》等6篇作品拟获三等奖。此外,《花香》等93篇作品拟获入围奖。

本次“夏青杯”首届全国朗诵文本大赛由中国诗歌学会和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终评评委包括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于芳、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杨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吴思敬、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臧棣等7人。

自2018年3月28日发出征诗启事以来,截至6月30日,大赛共收到1390位作者的2861首诗作,并于8月份完成初评,11月份完成预终评。

月泉边、吟诗诵。此次大赛在浦江举行,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732年前,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主题向全国征诗,周边省县参赛者计2700多人,小城浦江,一时成为全国诗歌活动的中心。月泉吟社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迹,创下了结社、征诗、评诗、奖诗、刊诗等“五个中国第一”,载入了《辞海》《词源》等条目,它还留下了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社总集《月泉吟社诗》。千百年来,浦江人民对诗歌的热爱有增无减,全县诗歌爱好者近千人,多次举行“我们与你在一起”全国大型诗歌公益活动、“万年浦江·千年月泉”全球华语诗歌大赛、“诗歌与公益”论坛、农民赛诗会、四季诗会等多个活动。